

捞干饭

□刘婕

老娘一早就打电话给我：“中午来吃饭，新米干饭。”不用说，老舅种的小米送到了。整个上午，我脑子里都是一株株沉甸甸的谷穗弯腰倒挂的丰收景象。

小时候，家里无论种多少地，老爹总能选出离村离家最近的一分地种上谷子。这种作物特费劳力，一天一除草很让人头疼。草和谷子混长在一起，很难分清哪是草哪是谷子，像我这种大把薅的把式，爹娘不敢用。

谷穗抽出之后，就到了要与麻雀们斗智斗勇的时节了。这时候稻草人出场——将两根木头呈十字状绑在一起，竖着的木头较长，身上再绑上一圈厚厚的麦秸或稻草。找来破旧不穿的花花绿绿的衣服套上，戴上一顶破草帽，一只手绑一把破芭蕉扇，另一只则绑上长长的红布。风一吹，蒲扇和红布飘动，起到吓唬麻雀的效果。可这些贪吃的鸟聪明着呢，稻草人也得不停地换服装换地方。等某一天看到有麻雀落在稻草人头上，也意味着稻草人已失去震慑作用，赶紧重新伪装吧！

等到谷穗粒饱满，沉甸甸地弯到地里，谷子就可收割了。就可以做新米干饭了。

老娘做捞干饭最拿手。小米淘净入锅，大火煮沸，小火慢熬，等到米汤浑了，老娘捞出几粒小米，放在手指头上捻一下，只剩中间硬硬的几点捻不破，嘴里念叨着：“两个心了。”再用箬箬捞出来放到黑泥盘里，放笼屉上开始蒸，小米不可全部捞净，而后就着熬米汤的蒸气把米饭蒸熟。

当年用大锅捞干饭，火候很难控制，火急了，米汤蹿上来，不仅容易溢得满锅盖都是，还容易糊锅，锅里的米还不熟。得用麦秸草慢火均匀熬煮。用老娘的话说：“麦秸草火软，不急。”

干饭端出来，黄灿灿的，米香诱人。最稀罕的是锅底的米汤，老胶南人叫饮汤。带着一层厚厚的米油，透着浓浓的米香，浓稠熨胃。老娘说，好多农村孩子的第一口饭就是这浓浓的饮汤。

倘若再从院子里的矮墙上摘几把籽粒饱满的紫色扁豆、几颗新挖出的芋头以及五花肉一起用大锅炖了，配上这新蒸的干饭，那叫一个香啊！

胶东地区不产水稻，大米少见，米类食物主要是小米、大黄米和高粱。随着大米登上百姓饭桌，小米中掺杂大米捞成的“二米饭”成为新宠。“二米饭”的大米雪白，小米金黄，让人垂涎欲滴。现在，老家的年夜饭就是大米和小米通过捞干饭的方法做出来的“二米饭”，象征年年有余，福禄绵长。

随着智能电饭锅等现代化电器的出现，费时费力的捞干饭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老娘一年也捞不了几次干饭了，除非像今天这样，拿到刚收的新米。而这老味道，正是心底一缕乡愁的牵系和寄托。



凡人
脸谱

缅怀恩师

□薛奎茂

恩师徐淑秋于今年1月12日仙逝，享年85岁。惊悉噩耗，如晴天霹雳。天地君亲师，徐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恩师，也是一代“明师”，是那一代老师的典范，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与共和国命运的缩影。

说老师是恩师，因为她对我们恩重如山。无论对我们的学业、生活，还是对我们的工作和孩子的教育，她都无微不至地关心指导，让我们受益终生。

徐老师是我1978年求学时的化学老师。记得上徐老师第一堂课的时候，她就让我们眼前一亮——老师治学严谨、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以漂亮的字体、标准的普通话和渊博的知识征服了我们每一个学生。她用独特的人格魅力、高雅的气质、儒雅的举止熏陶、影响着我们，把我们带向知识的海洋。每次上她的课，都是一种享受。

作为班里的化学课代表，我有幸跟徐老师接触得多一些，受她的教育、影响和关心自然也更多。徐老师不仅关心我们的化学成绩，也关心我们其他学科的学习情况，每每考试结束，总是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去过问我们的成绩，这些都是我们参加工作以后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的。

那时我们住校，吃住条件差，徐老师经常叫我们到她家去改善生活，借此机会对我们进行鼓励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临近高考时她对我们进行心理疏导，鼓励我们好好备考。谁知高考前几天我突然生病了，老师非常焦急。还好我能坚持参加高考。考试一结束，徐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过问我的考试情况。最后高考成绩出来，我是全校第一，获知消息的徐老师别提有多高兴了！

因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徐老师被调往青岛高一级的学校。她常用书信鼓励我们，即使在我参加工作以后，她还鼓励我继续努力，考取在职研究生，走上教育管理岗位。

朝花
夕拾

车厢天使

□丁福军

4月4日那天，我坐隧道8路到积米崖站转地铁13号线，回老家给父亲添土上坟。

坐地铁的人不多，跟我同一车厢的一个女孩子特别醒目——一身宽松的米白色时装，显得个头纤细高挑，鹿皮平底鞋上方露出一小截淡杏黄色薄袜，乌亮的软缎似的长发根根分明，用橡皮筋松松地箍作一把，随意地拖到腰际。落座后，多数人习惯性进入手机的世界，但那女孩子却从斜背的挎包里掏出一本书，专注地看了起来。那大概是一本有关医学知识的书——她坐在我对座，我从书的背页看见有人体结构的图像。她的睫毛有点长，小帘子般罩着秋潭碧月似的眼睛，更显得细窄条脸儿秀气玲珑。偶尔抬头思索的一瞬，眸子里似有秋水流淌，柔柔脉脉，闪现淡淡的笑意；低头看书时，眼皮一降，又平添了一抹雍容沉静，似乎自来便如此。

地铁匀速前行，车厢内寂静无声。随着跟女孩同一排座位的一位男士的异常表现，车厢里开始躁动起来，众人齐刷刷围过来。

我的孩子考取理想大学后，我带着孩子到徐老师家报喜，从不到饭店应酬的她，竟带我们到高级饭店宴请祝贺，鼓励孩子要感谢时代、珍惜学业。

说老师是“明师”而不是“名师”，并不是笔误，因为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现在的“名师”“名校”评选之说，也没有如今的信息传播与影响力，所以称她“名师”不如称“明师”更妥当，即贤明的、高明的老师。在《韩非子·五蠹》中有：“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另外，在葛洪《抱朴子·勤求》中有：“由此论之，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这就是对明师的最好诠释。

徐老师的化学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启迪思维，她真是可遇不可求的高明的老师！由于徐老师的成长环境和特殊经历，塑造了她独立的人格，她不卑不亢，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出淤泥而不染，有骨气、有气节、有正义感；她思维敏捷，逻辑性强，看问题高屋建瓴，分析问题透彻深刻，透视社会、洞悉人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她以满满的正能量影响学生，为人师表，率先垂范，让学生们受益终生。

恩师虽已驾鹤西去，但她的音容笑貌以及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那一代为共和国教育无私奉献的老教师们将永载共和国教育史册。在教师节暨中秋节到来之际，撰写此文，谨向培育我们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致敬！



只见那位男士嘴歪眼斜，手勾勾着，很痛苦地无处安放，腿直直地前伸，由座位上滑了下来，浑身抖动，躺到车厢地板上，头扭曲地歪向一边，嘴角漾出白沫，表情极其痛苦。看书的女孩说：“是癫痫发作。”她迅速从挎包里掏出一根小孩磨牙棒似的东西，小心地塞到男士嘴里，大概是防止他咬着自己的舌头，右手握着男士的一只手，左手拇指掐着他的人中，轻声对男士说：“放松点，没事的。”就这样掐了有5分钟，男士慢慢平复下来，没有了刚才的痛苦相。随后，女孩从挎包里掏出一块湿巾纸，仔细擦拭男士嘴角的白沫，没有半点嫌弃的表情，擦完把纸扔进垃圾桶。在女孩沉稳有序的急救下，男士慢慢恢复了正常。这时满车厢的人皆赞许地看着女孩，不只是因为她的美丽时尚，更因为她临危不乱泰然处之的专业素养，以及治病救人的本能意识。

到琅琊站后，女孩下车了，我也到站了。看着她走在前面，虽然站外细雨霏霏，但我看到的是女孩子神采飞扬的身影中沐浴着人性中最善良的温暖和光辉。

琅琊放歌

灵山湾波澜

□李全文

晨曦

那一层浪花被海风推揉
连绵不断冲向海岸与礁
大海空余几艘渔舟
呓语一些大鱼的往事
岸上葳蕤的草木
在海风的呼啸与进逼下
承诺偃旗息鼓

中午，那一层层浪依然强悍
屡向犬牙交错的滩涂发起冲刺
前浪刚爬上岸
就被后浪拖住后腿
腥咸的玉兰花与白色的云朵
四散纷飞
一群群水鸟惊叫连连
波浪憋着脸
你推我赶，接续不断

晚上无月，风起于青萍之末
那层层浪又变得躁动，汹涌
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它们进而酝酿卷土重来
此时，一些浪获准探秘灵山岛
一些浪开始进击大珠山

秋风凉了

□蔡同伟

天高云淡空气清爽
将要出嫁的豆谷
换上了金黄时装
藏在深闺的苹果
羞红了圆润脸庞

蝴蝶一样的树叶
依依不舍地离岗
爱出风头的菊花
孤傲把灿烂绽放

准备过冬的蚂蚁
忙着赶集搬运食粮
投奔他乡的大雁
成群结队鸣声脆亮
汗流浹背的乡亲
喜气洋洋收获希望

哦 秋风凉了
乡野一派苍茫风光
万物生灵各显神通
奏出一曲祥和乐章

教师节礼赞

□许华凌

晨阳初照校园红，唤起良才各竞雄。
崇德赢来人气旺，尊师造就杏坛隆。
教书培智千秋业，植李栽桃万世功。
佳节黄门旗帜举，高歌一曲唱东风。

八月诗会

□刘常桂

八月中秋至，桂花正吐芳。
骚人诗笔下，绮句比花香。